

## 好客

進入八月，時序早輪迴過春天的壞脾氣，酷夏的天氣以極好的態度對著路上往來的人群，似乎閃耀著每個熱烈互動間的不安，以為的汗滴烙下在計算機前的筆尖上，躲在牆上瑟縮的冷氣機，用著年邁的口吻吹出了最後的一口氣，還是難耐的熱，就這麼肆虐開來，只好仰賴著較年輕一點的風扇，以超時工作的工資與態度，填補了冷氣機的不足。

一個早上的碌碌營營，請來的師傅伴在老爹的口令動作，用著台灣本地的黃牛，片下了蕃茄，落入熬煮的湯頭，儘管只是一碗 70 元便宜不過的牛肉麵，在錯落的巷弄中更顯平凡許多，而一張又一張急著送出的蔥油餅，在客人的咀嚼聲中撕裂開久遠的記憶分觴，再化成香氣飄溢在館內的每個角落。從廚房傳來的麵粉味，在滾燙的大鍋中被薄刀削成了過往，一股腦兒地投進了燃燒的戰場上，留存的風味挾著鮮紅般的蘿蔔，和在撇離的青草色的豆子中，找尋著故鄉裡大豆發芽的時節，管他是要煮要副，似乎難掩刀削麵招牌背後的歷史，看來猶新卻得來不易亟欲安頓的心靈。早些年流離的生活，仰賴著許多人的接應和照顧，王老爹和王媽媽的生活總算在這個眷村中尋得棲所，老爹致遠的心送達記憶的某一隅，也寄予一路走來幫助他的人。

「阿逸！記得先去幫我跟蘇老師，拿些福卷和豆腐，順道叫他幫我兒個炒個百頁，今兒個晚上加點菜，順便留做一點給你王媽媽品味一下，偶爾總得換換點口味，老吃自個兒煮的麵，總膩了吧……」下午二點鐘，我望著六、七張四方小桌，老爹的半佝僂身軀在廚房前，等著發開晚上備用的麵糰。麵糰還能唏呼呼地睡過了一覺，但老闆的影子卻孤獨地拉長在門口的照片上，以前常稱呼的一聲王媽媽，在五年前因癌症過逝之後，再加上兒子前往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之後，老闆王老爹的身影就更常依在廚房旁的大鍋邊，用俐落的手勁，揉著餅與自個兒吃的餃子所需的麵糰，彷彿往昔的記憶都被用力揉進裡頭。

「喔，我等會兒過去，我先撥個電話給老師，叫他們留點給我們。」小時候，兜在王老爹的身邊，一起陪他打球，去買個王媽媽喜歡吃的饅頭包子，也過了幼稚園和小學好些時間。只是因著父母的工作關係，和年邁的祖父的關係，不得已離開了此地。早些三年前因眷村拆遷的原故，熟悉的氣息與招呼瞬間隨著轟然巨聲的怪手，撥開了大家的相聚，隔壁的張太太早隨著兩個兒子北上享受天倫，轉彎處的李太太也跟著小女兒去了高雄定居一段時間。唯一陪伴著王老爹的只剩下眷村後尾作為綠化的一棵點綴性質的榕樹，以及因捨不得離開自個兒開的餐館的蘇老師一家五口子。

王老爹在眷村拆遷之後，想收起麵館搬往他處，但一想到若是自個兒離開之後，老朋友要去哪兒找我，另外也拗不過街坊和老顧客的要求，只得以服務老顧客的心理選在榕樹旁，重新開在蘇老師家的飯館旁一百公尺近，一來有個照應，二來也好顧著客人的往來。只是少了王媽媽的幫忙，老爹的手藝雖然再好，

也失色幾分，酢醬的甜度都略顯苦澀一些，銀芽的絲白都不及老爹的髮色，思憶只能隨著熱熱的湯湯水水，去熬出一點大骨頭的懷念滋味。

這次回到趁著學校六月底早放的暑假，還有媽媽回到附近的分公司進修，央求著媽媽帶我回到了記憶已不復存的村落聚地，順道在老爹的店裡幫個小忙，趁機看看會計系畢業的我，站櫃台的實用性。只是少了圍牆，也少了被彼此圈箍的相擁，我於是知道這早不算曾經，而是老爹最後選擇的落腳處。

這天的晚上，往來的顧客快速地消費掉下午老爹的辛勞，算是讓店裡頭的人早歇息的機會。看著九點半打烊前，被酢醬和大骨朵頤掉的一桌桌客人，以滿意的笑容離去，不論是熟客或是新客人，都在這裡享受了用生命揉搓的心意，隨著師傅和我快速地收拾。打烊前的放鬆，只能將視線留在那最後進來的一桌客人，一共四個人，二個近似於老爹年紀的一對老夫妻，和二位應該是孫子的小男孩，似乎正細細地品嚐著整天下來的各種餘味，香、臭和忙碌不堪的的酸甜。等著客人快走光，最後一桌的客人以獨有的節奏慢慢咀嚼著，他們不交談、沒有任何話題打轉著，也許他們正只是為了吃一頓飽餐。終於在其中一位小孩喝盡最後一口酸辣湯後，老先生走到櫃台丟了幾張千元大鈔，老太太牽起了兩位小孩的手，接著四個人轉身離去。

「先生，你多給了，不是這數兒，先生……」低頭未注意的我，發現後趕緊說叫了幾聲，可惜聲音追不上身影，對方悄然消失。再低頭，千元大鈔已化成黃褐色的紙錢。失措的訝異聲還未出口，隔著門後在廚房忙著的老爹，從內對外咳了二聲：「阿逸啊，最後一桌客人記得別收錢啊。」

「老……爹……來不及……啦」抬頭忽見三四天未撕的日曆，被突來的驚嘆聲吹開了一個弧度，農曆的七月正悄悄地佔領了現實世界的時空。

「這個月份店會虧一點，等下個月就不會了。總要讓人家吃飽嘛，就當大家有緣相聚，記得啊！阿逸……」廚房內的提醒似乎不僅僅對著我說，也對著過去中曾經幫助過老爹的人們。望著門外與廚房內同樣黑澀的身影，原有的抖顫坦說著暖流的襲取，孤獨的靈魂在每個角落中遊盪，只待人們多停留一下腳步，多一聲招呼，許多溫暖心窩的故事，正不停上演著……